

原文: *Is a Cervix Cis?: My Year in the Stirrups* <https://asterixjournal.com/is-a-cervix-cis/>

作者: 艾马·希尼 (Emma Heaney)

译者: 許顛頊 (代词 they/them/祂/TA)

翻译说明:

1. 把“gynecology”理解成翻译成“妇科”、把“andrology”理解成翻译成“男科”是非常错误的，是基于旧有的、目前被视为正统的关于“性差异”的知识论 (the epistemology of sexual difference)。长期以来，许许多多的进化生物学家、哲学家等学者所进行的工作，都已揭示出所谓的生物性别 (sex) 的概念被自然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更不用说，当代生物学家已认为，如果读者在意“科学事实”，“生物性别 (sex)”无法用单一因素来在进行分类。在目前这个关于性差异的二元论体制 (binary regime of sexual difference) 下，在有更合适的词汇出来前，译者想不出适合这两个词汇的，医疗-律法意义的 (medico-juridical)、政治意义的合适翻译。同时中文中的妇科、男科也需要更加性别包容的理解与更名。
2.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 (nuance)，但是强调性别包容。“experience”有时译为“经验”有时则是“经历”，“parent”、“grandparent”只译为“家长”、“祖家长”。“cousin”只译为“表亲”。“siblings”只译为“同辈亲属”。“hymen”只译为“阴道前膜”。“woman”译为“女人”，“female”只译为“女性”，“sex”译为“性”、“gender”只译为“性别”。“trans”一词将译为“跨儿”。“cis”翻译为“顺性/别”，“cisness”翻译为“顺性/别性质”。
3.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 (词汇、结构等) 为主要方式，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 (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 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另外，【】内除表示数字外，均为译者注解。
4.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子宫颈是顺性/别 (cis) 的吗? 我在脚镫检查床 (stirrups) 上的一年

Is a Cervix Cis?: My Year in the Stirrups



(原文配图 Image Credits: Richard John Pozon)

在我四岁那年，每当有人想给我拍照时，我照例摆出了令人发指的怪相 (heinous grimace)。我妈妈称它为**我的专有扮相** (*my look*)，这里的含义是 (as in)：“别再做你的那种表情了 (look)！”或者是，最近的，“还记得你用你的表情毁了每一张家庭照片吗？”。在80年代中期那年的合影中，我的家长 (parents)、姑姑 (aunts) 和祖家长 (grandparents) 【1】看起来很恼火，而我的哥哥/弟弟们 (brothers)，甚至那位两岁的小家伙，看起来可爱而紧张。我的表情是一些持续到今天的行为之模式的一部分 (part of a pattern of behaviors that continue to this day)，所有那些加起来，构成了我母亲对我的不满 (hates)。但是，最近当我问她为什么觉得我这么做时，她说这些行为对她来说是有道

理的：“我认为你是在人们开始告诉你你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开始的，那些事真的让你很烦扰（really bugged you）。”差不多在那次谈话的前后，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朱尔斯

（Jules）正在写一本关于跨儿儿童历史（trans kids' history）的书【2】。我问她，她是否认为我小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别（gender）有着强烈的想法。“我不知道，”她说，“反正你总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假装成是另外一个人。我认为你主要是希望人们离你远一点不要打扰你。”

【1】“家长（parents）”不是只有“父+母”这样的单配偶（顺性别）异性恋组合，也可以是多位的，也可以是有非二元者的，这里，译者不标出配置（configuration）。当然读者可以很简单地根据语境得出结论。——译注

【2】即，朱尔斯·吉尔-彼得森（Jules Gill-Peterson），该书 *Histories of the Transgender Child* 现已出版。——译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用俯卧的姿势看着我的卵巢（ovaries）和子宫（uterus）的内部在左侧的屏幕上模糊地显示出来。我的 gynecologist 医生【3】向我展示了在我的输卵管（fallopian tubes）中涡动着的染料（dye whirling through），并在超声波上指出了一个小阴影，那是我身体一个月前排卵（ovulated）的卵子（the egg）所留下的疤痕。这始于去年11月，当时我的保险公司拒绝为我提供体外试管受精（IVF treatments）的保险覆盖。它们说，我在朋友的帮助下进行的六个月精心定时的居家授精（at-home inseminations）并不足以得出是不孕的诊断（establish a diagnosis of infertility）。因此，尽管我的医生说这行不通，我还是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每月一次的医学子宫内授精（medicalized 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s），以证明我有资格获得体外试管受精保险（IVF coverage）。这个过程涉及到每个月多次拜访医生以对我的卵巢和子宫进行超声波检查、服用药丸以促进每个周期的多卵泡发育（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gg follicles per cycle）、并一小瓶又一小瓶的红色药瓶进行检查（vial after ruby vial of blood）以检查我的激素水平是否有利于实现怀孕。

【3】译者拒绝把“gynecologist”翻译成“妇科医生”，即便，这词在英语语境中，也仍被规范性地被概括成“妇科医生”。gynecologist指的是专门处理如产科学（obstetrics），或是怀孕（pregnancy）或生育（childbirth）、月经（menstruation）、生育能力（fertility）、性

传染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s)、激素失调 (hormone disorder) 以及其它等等问题的医生。同时, 这些问题不需要和女人身份 (womanhood)、或者生物意义上的女性性质 (femaleness) 挂钩。——译注

这程序本身开始于扭动身体在我自己的臀部肌肉上打一针以触发排卵。网上的视频指南建议说: “用刺的方式 (a stabbing motion), 将针头整个刺入肌肉”。然后, 我要么打电话让人把精子 (the sperm) 从市中心的精子银行 (the bank) 送到上东区的医院, 要么有几次 (因为冠状病毒疾病 Covid 的送货延迟) 我骑自行车去精子银行, 然后像个挤奶女工 (milkmaid) 一样背着二氧化碳罐 (the Co2 canister) 蹒跚地走过35个街区。然后去七楼的 andrology 实验室【4】解冻精子, 然后我把解冻的小瓶带到六楼。然后踏上脚蹬检查床 (the stirrups), 用窥器 (speculum) 慢慢扩张拨开我的阴道 (to ratchet open my vagina), 执业护士 (the nurse practitioner) 评述我子宫颈的外观 (the look of my cervix) 是否预示着即将排卵。执业护士 (the NP) 会把染成紫色的精子抽到注射器里, 接着插入导管 (the catheter), 当导管穿过我的子宫颈进入我的子宫时, 会有一点疼痛紧缩 (pinched a little); 一位执业护士告诉我这种时候只能是祈祷了。同样还遭遇到一些较小但复杂的侮辱: 一位执业护士 (NP) 反复用我伴侣的名字来叫我 (calling me by my partner's name)、几位精子供应者 (several providers) 询问我的丈夫 husband (或有一次用的是‘我的老公’ or once my hubby) 是否和我在一起 (was with me)、以及在保险公司的自动电话迷宫里度过的日子。这一年需要花很多时间在验孕棒 (a stick) 上撒尿以检查排卵或怀孕, 评估宫颈分泌物 (cervical discharge), 检查我的内裤是否有早期的粉色出血状况 (pink bleeding), 这可能预示着成功, 或是后来的红色出血状况 (red bleeding), 这可能意味着失败。

【4】此处同样不进行 andrology 的翻译, 读者不可理解为‘男科’, 而是要理解成, 在目前常态规范, 与其相连接的一系列医学问题。同时, 其与男人身份 (manhood)、男性性质 (maleness) 也不需挂钩。当然译者此处写出这个规范性解释也是故意的举动。——译注

在过去的几年里, 生殖器结构 (genital structures)、繁殖器官 (reproductive organs) 和个人身份认同 (personal identity) 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种新的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

(attention) 最初是由人们在关切处理与月经、怀孕、和其它各种医学需求 (medical needs) 相关的问题时 (for concerns attendant to) 努力 (efforts) 使用不疏远异化 (does not alienate) 跨儿者 (trans people) 的语言而偶然引起的。这一努力并随后遭到了一小批但极具有影响力的 (大部分是) 英国女性主义者 ((mostly) British-based feminists) 的嘲弄和轻视 (a mocking and dismissive response) , 包括我在内的批评者将TA们称为TERFS (排跨激进女性主义者 trans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 。TERF们 (TERFs) 对“有子宫颈者 (people with a cervix) ”和 “会来月经者 (people who menstruate) ”这样的术语直翻白眼, 并接着提出了更为尖锐的主张 (cutting claim) , 即认为这种语言抹杀了女人 (erases women) 。同样的观点导致了在英国和美国的立法努力 (legislative efforts) , 以抹除跨儿儿童的跨儿医疗保健 (eliminate trans healthcare for trans kids) , 并禁止跨儿女人 (trans women) 继续参与女人运动 (women's sports) 。经过这一年被迫花这么多时间去思考和观察这些新的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结构和器官的图像 (images of these newly ideologically significant structures and organs) , 我留下了这样的观点, 身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s) 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联系, 同时这些联系并没有被试图限制它们的顺性/别范畴 (the cis categories) 所规序组织 (ordered) 。

就我的身体而言, 我感觉到了社会感受 (I felt social feelings) , 不是一种与我的个人器官与结构的相联系的涌现 (a welling up of) , 而是一种与我生活中的人的忧郁联系

(melancholy connections) 的加剧 (intensification) , 这些人的经历与我的经历以新的明显可触及的方式相交集 (intersected) 。在这个过程的早期, 我在一个周日下午在皇后区里奇伍德 (Ridgewood, Queens) 的一家空旷酒吧遇到了我的朋友 M。我们喝得很醉, 谈到了她在去年完阴道成形手术 (vaginoplasty) 之后遇到的一些问题。迷恋她的外科医生 her fetishizing surgeon (他似乎痴迷于评论她的吸引力) 已使得她与她的医疗护理 (medical care) , 甚至与医疗护理结果疏远 (alienated) 。我们谈到了我对我所接受的医疗护理的挫折感。我们都为我们的阴道而哭泣。当我出现在体外试管受精指导课程 (IVF how-to class) 上时, 我认出了一个呈现为男性化的跨儿熟人 (transmasculine acquaintance)

【5】 , 并向房间对面的TA (them 【即使用代词they/them, 译注】) 挥手。TA笑了笑, 接着我们就坐在一起, 我们的存在让我们在那个顺性别异性恋正统的空间 (straight space)

【6】里相互感到安慰。每当我们中有人有消息或建议要分享时，我们都会给对方发讯息 (texting)。我的朋友 S 一直是我的体外试管受精导师 (IVF mentor)；她的第一次怀孕揭示出她和她丈夫有共同的遗传症状 (genetic condition)，并因此需要她做基因筛查 (genetic screening) 和体外试管受精 (IVF)。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身体所感受到的状况，在她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容易。我坐下观众席时，D 读了一首诗，把以种族主义方式和以性歧视 (sexist) 方式被口哨声骚扰 (being cat-called) 的经历放在一起，唤起了每种经历所产生的身体感受的微妙细密感受 (the fine grain of bodily sensation)。我的布奇朋友 G (butch friend G) 【7】计划明年开始尝试怀孕，其 【8】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最亲近的人，因为我们讨论了物流和决策。我和另一个朋友 J 一直在讨论她所说的“我们使用激素的那些年 (our year in hormones)”，她为她的目的服用雌激素和黄体酮 (estrogen and progesterone) 【9】，我为我的目的服用。我们比较了我们自己进行激素注射的经验以及这些注射产生的结果。

【5】此处的翻译照例以绕口冗长的方式呈现。“transmasculine”的用法意思与“trans man”稍有不同，语气也稍有区别，前者更加酷儿化（难道后者不是吗？），酷儿化地呈现男性气质，且更常见于非二元者 (non-binary people) 使用这个标签，比如，有的非二元者有时候会用这个标签来说自己呈现为社会规范下的男性气质但同时不认同二元性别定位的授予 (attribution)，但也有 trans man (跨儿男人) 会使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类似的词还有“transfeminine”、“femme” (芬曼)、“masc” (马斯可)、“trans masc”、“trans femme”、“non-binary femme”、“non-binary masc” (以上四个词，有时候会连在一起出现) 等等，一位 trans masc (跨儿马斯可)，呈现出社会规范下的男性气质，可能同时使用代词 he/him 与 they/them，但是与 non-binary masc (非二元者马斯可) 的区分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译者认为不需要固化这些标签，而是需要毁坏 (意思是，以矛盾的方式填满各种标签 as in, fulfilment with contradiction) 所有的性别标签。——译注

【6】显然，“straight”一词，已经不是指所谓的“异性恋”，更有，顺性别异性恋正统主义 (cis-heteronormative) 的含义。——译注

【7】此处复制部分译者在之前的译文中所使用的翻译注解：“butch”一开始指的是性别表达为在社会意义上被视为 (socially-perceived) 男性化 (masculine) 的女同性恋者，又译为

“顶”，但如今其含义更指向女性式男性气质（female masculinity）（可见 Jack Halberstam 的同名专著），同样可理解为是以一种酷儿化的方式表现、展演男性气质（来自跨儿、非二元者、顺性别者等等）。目前比较可能出现在的使用是在，顺性别女同性恋者的使用中。此处采用“布奇”这一音译以避免性别身份的定式化导致窄化其含义。“dyke”（戴克）一词较为常见，同时意思也不再是对蕾丝边（lesbian）的贬义，且使用者的性别呈现、性别认同也各有不同（女人（顺、跨或其它女人）、非二元者（各种性别呈现）、等等人），不过很少有（或者说，没有）顺性别男同性恋者使用这词。——译注

【8】本文没有出现G的代词，读者也不能因为 G 能怀孕就觉得 G 使用代词she/her。——译注

【9】所谓的estrogen（雌激素），如果读者在意或坚持所谓的‘自然’，其也不是只有‘雌性’才自然有的。progesterone（黄体酮）的情况也一样，不能理解成是“female”专有。不同生理结构（并且生理结构不能二分）的人有不同的雌激素、黄体酮含量。——译注

这些朋友中有些人是女人（women），有些不是女人。有些人拥有与我相同的器官和结构，其TA人则没有。有些人正在用和我一样的——我也正用来改造我的身体的物质——改造TA们的身体（modifying their bodies）。我们一起在那里，倾听彼此；我的身体经验已经参与到，能够得知TA们的经验，之中了。我对这些人的爱创造了一种纽带，影响了（affects）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让我想要保护TA们的身体。历史已在我们的身体之间创造了这些纽带，而这些亲密关系（affinities），对我来说，是我对我的性身份之感受的实质（the substance of my sense of sex identity），是具身体现本身的意义（of what embodiment itself means）。

由于这个原因，我的社会感受（social feelings）也是有历史性质的（historical），让我不仅对在对立面的人（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感到有亲切感（feel kindred），而且也对境况完全不同的人（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ge）感到有亲切感。这一年的经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要素（the personal and the collective elements），都让我与我读过或听过的故事更加地接近。在脚镫检查床（stirrups）的这一年里，我想了很多关于一位匿名者的故事，我是从十九世纪的性学文本的记录中知道这故事的。这个人呈现是男性气

质化的 (this person was very masculine) , 当TA (they) 怀孕后变得非常痛苦而导致了自杀。在《美国泌尿学和性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Urology and Sexology*) 1917年的一期中, 我读到了关于 Loop-the-loop 的故事, 一位纽约人在1890年代因为作为仙子 (being a fairy) 【10】而被警察抓捕送到医生那里【11】。他把她放在脚镫检查床 (stirrups) 上, 她高兴地告诉他关于她性生活的一切。她指出她有一个小阴道 (a little vagina) , 当他把它拨开 (ratcheted) 进行检查并称这结构为直肠 (a rectum) 时, 她对此并不在意 (unbothered) 。当我在接受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检查时, 我想到了她。在纪录片《南方安逸》 (*Southern Comfort*) 中, 我了解到罗伯特·伊兹 (Robert Eads) 的情况, 他于1999年死于卵巢癌, 而且没有得到治疗, 因为一开始, 他不愿意在他居住的南方乡村社区 (the rural Southern community) 寻求医疗保健 (healthcare) , 后来当大量出血迫使他寻求护理治疗 (care) 时, OB/GYNs 医生【12】一再拒绝他, 说一位跨儿男人 (trans man) 出现在候诊室会让其它病人感到不安苦恼。我感受到了他的恐惧、沮丧和愤怒——在, 我在脚镫检查床上这一年的组织奔波 (logistics) 、封锁 (blockade) 、以及种种情绪 (emotions) , 的盘绕中。

【10】 Loop-the-loop 是该人士的性工作名, 此处不进行翻译。“fairy”, 仙子, 一词也在历史上被用来描述顺性别男同性恋者 (并非全为贬义, 有些人也会用这个词称呼自己) , 讽刺的是, 这个词汇也是基于顺性主义下 (cissexism) 的词汇, 暗示性别非常规者 (gender nonconforming) 的性别呈现 (gender expression) 与其性取向 (sexual orientation) 有直接关系。此处不译为“男同性恋者”, 因为 Emma Heaney 在下文中使用代词“she/her”来描述 Loop-the-loop。同时, “fairy”有时候也指性工作者。——译注

【11】在那个时期, 美国警察有权力抓捕, 一个人的外面呈现 (如衣着) 与警察所认为的那个人的性别 (perceived-gender) 的性别规范不符, 的人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仍有类似的律法) 。——译注

【12】 OB/GYNs 即 obstetrician/gynaecologists, 顺性主义体制 (cissexism) 下常被理解定义为是“产科/妇科医生”, 此处因为明显的原因, 译者不进行翻译。同时译者也希望读者不要理解成“产科/妇科医生”, 而是处理特定具体问题的医生, 译者希望有更性别包容的理解。——译注



(译者在文献中找到的 Loop-the-loop 肖像照片，非原文配图)

接着是家庭故事。我母亲告诉了我她的经历，在她第一次怀孕以早期流产告终后，她做了扩张和刮宫手术（a dilation and extraction）；那位 OBGYN 医生因为他不得不在休息日来做这个手术而明显地、大声地感到心烦（upset），所以粗暴地使用窥镜（slammed around the speculum）并且没有进行麻醉。协助的护士低声说道：“我们以前从未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过这种手术。”我的祖母从分娩中醒来，发现她的第四个孩子已经死亡。在我祖母的东西中，我发现了一张她最喜欢的表亲（cousin）的照片，她称她为“接吻的表亲（kissing cousin）”，而且，在一张50年代的照片中，她【指cousin，译注】和TA们彼此不

满侧目注视的同辈亲属们 (their side-eyeing siblings) 【13】 站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约翰·韦恩 (John Wayne) 的群众演员 (movie extras)。TA们的头发齐肩被吹得混乱，同时TA们的手指上是长长的红色指甲。这些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和身体 (widely divergent identities, contexts, and bodies)。但是，这一年已经加强了 (intensified) 我对TA们每个人的认同 (identification)，并使得这种认同更有深刻肺腑 (more visceral)，从这个词的直接字面意义上理解 (the literal cast)：我的同情共鸣 (sympathy) 是在肉体和器官的层面上感受到。我想我能感受到这些人的感受：被监视，被检查，像标本一样被展开，女性化且怪异的标本 (surveilled, examined, splayed like a specimen, feminized and freakish)。

【13】“siblings”是性别中立 (gender-neutral) 词汇，同时不可以翻译或理解成只有性别二元的“兄弟姐妹”，该词还包含着非二元者亲属。——译注

这些碎片在上个月凝聚成了这个叙事，当时是在我对自己不必要地接受手术的坐立不安感最强烈的时候，我专心地看着 Youtube 上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七岁的德鲁·巴里摩尔 (Drew Barrymore) 在《E.T.》让她成为小明星后接受约翰尼·卡森 (Johnny Carson) 的采访。她来到舞台上，重重地坐 (plops) 在扶手椅上。从采访开始的那一刻起，卡森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体貌 (physical appearance) 上。寒暄几句 (pleasantries) 过后，她说有东西让她难以开口，并从嘴里取出一片牙托 (a plate) 放在他的桌子上，她说她妈妈让她戴着假前牙 (false front teeth) 接受采访和拍照。他问她是否喜欢去看牙医，她有点像是说喜欢，并解释了她对牙齿卫生 (dental hygiene) 之重要性的看法。他先是含沙射影 (insinuates)，然后坚持要她回答她喜欢去看牙医是否是因为她对牙医有好感。在强迫她承认她之前显然从未想过的事情后，他让她猜测牙医的年龄，似乎是为了向观众强调他所做的是在强迫一个孩子对一位成年人表达性欲 (express sexual desire for an adult)。最后，他表达了自己想“和她私奔 (run off with her)”的意图。在这次采访中，每当卡森回到他唯一感兴趣考虑的话题——小德鲁的可欲求性和性化 (desirability and sexualization)，你都会看到她看起来十分犹豫 (uncertain)，无法动弹 (immobilized)，不舒服，无法回应。这个孩子对卡森不感兴趣的事情有很多话要说。当他问她获得《E.T.》中的角色时，她说当她试镜时，“史蒂

芬[斯皮尔伯格]担心[她]做不到敬畏 (do awe) ”。“你知道敬畏是什么吗?”她问卡森。他笑了。“就像这样”，她张大了下巴 (gapes her jaw) ，对着他“表示敬畏 (doing awe) ”，展现出自己的天才。他对此无法作出回应，而是继续回到他自己可以与她有关系 (relating to her) 的方式，也就是把她作为一位漂亮的白人小女孩。

那采访的别扭不安 (squirm) 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和恶心的方式 (a a ghoulish and nauseating way) 召唤我进入我的身体，蜿蜒穿过 (snakes through) 这一年和它所形成与强化的所有纽带。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包括 TERF 们，对这种经历的记忆 (the memory of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是TA们政理解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的核心。有些人因而采取行动，暗示认为这些经历只会依附在 (而且是普泛性地地依附在) 特定结构——卵巢、子宫、子宫颈 (adhere solely (and universally) to certain structures — ovaries, uteruses, cervixes) 。有些人则认为TA们的器官和组织是某种极好的个体认同识别资源 (some great individual identificatory resource) 。我不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我不注意我的身体或认为它很重要，而是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的身体——与我关心的人以及在这一年里关心我的不同人——的所有着的关系 (my body has related to) 。这些联盟关系线 (those lines of affiliation) 和它们所产生的共有感 (the communal feeling) ，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围绕着我们不同历史中的不同接触点进行组织。所有这些都与卡森采访的毛骨悚然 (ghoulishness) 有着共同的关系 (a common relation to) ，承认到——视频中所展示的对女孩和女人的厌恶 (hatred) 以同样的力度 (equal vigor) 攻击着跨儿女孩和跨儿女人 (trans girls and women) ——这一点，并不会否认这位视频中的女孩的遭遇。当你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性化或被性欲化 (sexed or sexualized) 时【14】，当你的医疗保健 (health care) 集中关注你的生殖器上时，或你因为生殖器被拒绝提供 (withheld) 这种医疗保健时，这种经历就会被激活。这些经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作为在照片中引起麻烦的人 (being the inconvenient person in a photo) 有着关系。

【14】“sexed”，性化，比如出生时候被指派一种生物性别 (sex) 、TA人根据某些前置的文化规范，去猜测、感知你的生殖器 (因为目前的“生物性别 (sex) 是基于简化错误的生殖器二元) 等等都是性化过程。——译注

这些强烈的、有决定性质的纽带 (these fierce, determinative bonds) 起源于女性联谊会 (sorority) 以及与那些被视看但不被认可关切的人 (who have been looked at, but not seen) 的同辈亲属关系 (siblinghood)。我们衡量对照彼此的感觉 (sensations)、痛苦 (pains)、尴尬 (embarrassments)、失落 (losses)、欲望 (desires) 和理解 (understandings)。这些纽带拯救了我在脚镡检查床上的一年，仔细检查我的器官，倾听我的结构被描述出来，阅读量化我的身体功能的报告，从被女性化经验 (feminizing experience) ——因为我曾被视为某种类型的女孩，也被视为是一个怪胎——可能唤起的麻痹瘫痪 (paralysis) 中解脱出来。这些允许我在TA们身上看到我自己的人，这些人，我认为TA们给了我在我身上看到TA们自己这一礼物，把我的身体从一种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这种意识形态把我定性为是 (fixes me as) 别人自我定义游戏 (self-definition game) 中的无声术语 (the mute term)。没有这些纽带，这个身体就没有生命，对我来说没有。正是这种对我身体的定向性理解 (orienting understanding)，使得那些试图通过反跨攻击 (anti-trans attacks) 来使得顺性/别性质 (cisness) 成为强制性 (compulsory) 的人，试图否定我。最终，一年来在屏幕上观察我的器官，已将它们从神秘化的意识形态 (the mystifying ideology) 中解救出来——这种神秘化的意识形态是厌女的前提 (on which misogyny is premised)。子宫颈不是通往圣洁容器的开端 (the cervix is not the threshold to a holy vessel)。阴道前膜 (hymen) 不是道德的标志。它们当然不是让我把自己的身份认同 (identity) 挂在其上的东西，也不是让其它人用来视为是我人格的定义结构 (the definitional structures of my personhood) 的东西。这些结构是不断变化的生物实体 (ever-changing biological entities)，它们有时按你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有时则不然。我早该知道，我最近不得不仔细研究我的结构。

艾马·希尼是《新女人：文学现代主义，酷儿理论，和跨儿女性 (I女性气质) 寓言》(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的作者。

Emma Heaney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Women: Literary Modernism, Queer Theory, and the Trans Feminine Allegory* (Northwestern UP 2017)